

<<政绩·政纪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政绩·政纪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50000483

10位ISBN编号：7550000484

出版时间：2011-1

出版时间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洪放

页数：284

字数：26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政绩·政纪>>

### 内容概要

令狐安当了五年县委书记却一直没有升到市里。

任内前两年他为了做出政绩，就对辖区内的矿业经济进行了改革，从县政府手里要过来了矿业经济的管理权，撤换了矿业局长和安全局长，使大矿主的话语权也进行了重新洗牌，这加强了自己对矿业经济的掌握，但也得罪了县长叶远水。

令狐安为了在下一轮干部调整中上位，受人指点，急于树政绩，又开始矿业经济的整合，成立矿业集团，同时不顾县长的反对引进永和房地产集团开发老街.....

书记令狐安没能及时被提拔，也无形中延缓了县长叶远水的提拔，加上矿业经济管理权的转移问题，叶远水很是不满，在工作上就不太配合。

叶远水检查矿业整合时发现了令狐的亲信矿业局长违纪，就指示县纪委展开秘密调查。

加上部分干部群众对矿业经济问题的不断上访，最终市纪委核实了矿业局长的受贿问题，对其双规。

老街开发遭遇了拆迁难题，令狐安支持开发商使用卑劣手段，激起民愤，民众与开发商发生冲突，一名民众受伤致死。

群情激奋，民众去县政府讨说法，令狐安书记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。

民众愤怒的情绪无法控制，围攻县政府，发展成了严重的群体事件.....最后，县委书记令狐安被停职，并因经济问题接受调查，县长叶远水也调任政协。

一场政绩工程暴露的却是诸多政纪污点。

<<政绩·政纪>>

作者简介

洪放，男，1968年生，安徽桐城人。

中国作协会员，桐城市作协主席。

出版有长篇小说《秘书长》系列、《挂职》系列、《领导司机》、《党校》、《撕裂》和散文集《南塘》。

追求官场原生态写作，力求诗意化的人性抒写。

## &lt;&lt;政绩·政纪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1 雪，下得无声却强硬。

时令才是阳历的十一月底，阴历也才十月初十，雪便毫无征兆地落下来了。

湖东大地上，一片银白。

令狐安是在省城假日酒店里接到县委办公室主任方灵的电话的。

电话里，方灵汇报说：“雪下得特别大，气象部门说是近六十年来罕见的一场大雪。

仅一夜时间，地面积雪厚度就达到了四十厘米。

城区的道路基本上都无法通行了。

”令狐安皱了皱眉头，将手机从左边耳朵移到了右边耳朵，问道：“已经组织人开始处理了吧？”

”“处理”一词，虽然不是很恰当，但足以表现湖东县委书记令狐安此时的心情。

当了这么多年的领导，用词就容易形成自己的风格。

比如“处理”，这是令狐安喜欢的。

两个简单的字，一组合，几乎是涵盖了大部分动词。

可以理解为处理事件，也可以理解为处理人，还可以理解为行动、工作和与之相关的词语。

令狐安在这里说的意思，自然是问是不是组织人员，开始相关的清扫积雪、打通道路，甚至抗击雪灾什么的。

方灵也当然听懂了，很快就回答说：“政府那边应该行动了吧。”

”这个回答有些模糊。

事实上，方灵在打这个电话时，她还不太清楚政府那边是不是已经开始行动了。

县长叶远水正在医院住院，据说是胆囊出了问题，炎症加上息肉。

常务副县长鲍书潮，又要到北京去招商引资了。

令狐安这么一问，方灵又补充道：“我马上到政府那边，再研究一下。”

”“那好，有情况及时报告我。”

”令狐安放下手机，感到左边的头有点疼。

昨天晚上，酒喝得太多了。

一喝酒，他的头就容易发热，一发热，就隐隐地疼。

这老毛病还是当年在市委办公室当秘书时留下来的。

当秘书辛苦，虽然看起来是跟在领导的身后，人前风风光光，可是人后，爬格子，端杯子，挨板子。

当了五年秘书，表面是从一个科员提拔成了科长，可是内在里，却让自己落下了两个毛病：一是头疼，第二是男人的难言之隐，前列腺炎。

想到这儿，令狐安似乎觉得下身又有些胀痛了。

自从十几年前，知道自己得上这不太好说的毛病后，他就一直断断续续地吃药。

可是，药哪能抵得过酒？

哪能抵得过那些大大小小的会议？

有时，逢上会议作报告时，令狐安是有些痛楚的。

坐的时间长了，身子下仿佛挂了秤砣，直往下坠，可是嘴上，他还得激情昂扬，声色俱厉。

如果是自己作为最高领导参加的会议，还要稍稍好些，他会借机到休息室踱上几步；如果是参加更高级别的会议，自己是作为被领导者，那么，就只好耐心而痛苦地坐着了。

参加会议的态度，往往不经意间会成为领导印象的一部分。

令狐安就最不能容忍干部开会时三心二意。

他刚从市委政研室主任的位子上下到湖东当书记时，第一次开干部大会，他在台上就看见坐在前排的一个干部，一直在用手机发着短信。

他心里有些冒火。

后来他才知道，这个干部是湖东县早已向市里推荐的后备县干，姓高，叫高扬。

本来，应该很快就在人大常委会上任命高扬为副县长的，但是，令狐安对此表示了有效的沉默。

他让人大常委会稍稍缓了缓。

## &lt;&lt;政绩·政纪&gt;&gt;

这一缓就拖了整整两年。

直到去年，人大正常换届时，高扬才勉强当选了副县长。

当然，在此之前，高扬已经清楚了令狐安对他表示沉默的原因，并且努力地加以改正。

既然改了，还是得用。

这一点上，令狐安觉得自己作为一把手，是十分大度的。

何况，高扬这一缓，也给湖东干部敲了下警钟。

会风就是干部最大的作风。

会风不正，作风何以正？

跟随令狐安一道到省城来的，是吉大矿业的老总于者黑，另外就是于者黑的秘书肖柏枝和于者黑的司机。

昨天中午离开湖东时，令狐安给方灵说了一下，说到省城有点事。

他先是让自己的司机小鲁把他送回湖东宾馆他住的房间。

下午三点，于者黑于总到宾馆来接他。

五点不到，他们就到省城了。

晚上要见的人，已经在车子上用电话联系好了。

饭店也定了，就在假日酒店。

开了房间，洗漱了下，令狐安就接到省委办公厅陈好处长的电话，说自己到了酒店。

令狐安说赶快上来吧，先到我房间坐坐。

陈好跟令狐安是大学同学，因此也就不见外。

令狐安住的是套间，跟于者黑他们住的房间，整整隔了一层。

于者黑虽然名字听起来有些粗鲁，可是人却完全相反。

从长相上看，于者黑皮肤白皙，像个奶油小生一般。

鼻梁上还架着副眼镜，颇有些学者风度。

从处事上来说，也是十分细腻，一点也不见传说中的一夜暴富了的矿主们的作派。

令狐安也就喜欢他这一点。

昨天下午一上高速路，于者黑就打电话到假日酒店，点着房间号要了三个房间。

本来是四个人，而且有个女的，按理是要四间。

肖柏枝的房间就免了，这令狐安明白。

反正也不是第一回了。

而且，于者黑要的房间也很巧妙。

令狐安住801套间，他自己则住在701套间。

司机也住在七层。

这看似有点别扭的安排，却充分地显示了于者黑的会做事。

令狐安将门开了，站在门边上，就看见陈好从电梯那边的走廊转过来了。

他马上招呼道：“哈哈，过来了？”

快，快！

” “我是最早的吧？”

把手头的事交代了下，就过来了。

”陈好用手扶了下眼镜架，人已经走到门边上了。

进了门，陈好朝房间里睨了一眼，令狐安道：“看什么呢？”

没什么娇可藏，看也没用哪！

” “哈哈，一个堂堂的大书记，能没有？”

”陈好坐下来，令狐安给他泡了杯茶。

陈好问：“还有人呢？”

” “快到了。

也就三四个人，小范围。

”令狐安说着也坐下来，递了支烟。

## &lt;&lt;政绩·政纪&gt;&gt;

两个人点了烟，令狐安盯了陈好一眼，“最近有些事，你……听说了吧？”

陈好没有回答。

令狐安继续道：“麻烦哪！”

要早知道这样，当年就不下来了。

他说的“不下来”，是指不从市里下到县里来搞书记。

其实，从一个市委政研室主任的位子上直接下到湖东搞县委书记，当时在南州政坛上是一次轰动。

按理讲，级别上是一样的。

但是，实权上就差得多了。

县委书记是一方大员，而政研室主任虽说也是正处，可还是在市委办公室之下，受着副秘书长的调遣。

何况湖东是南州经济实力最强的一个县。

在湖东任书记，一般情况下都会顺理成章地进入到市级班子。

多则三五年，时间最短的，仅仅在湖东干了两年书记。

令狐安下来时，也是瞅着这碗水的。

当时的市委书记向涛，现在是副省长。

向涛书记在他下来前找他谈话，就明确地告诉他：到湖东只是个过渡，市里是把他当作重点苗子来培养的。

可是向书记说这话不到半年，突然就高升到了省里。

虽然成了副省长，可是县官不如现管。

接替向涛的，又恰恰碰上了与向涛竞争副省长的南明一。

结果是接下来的高级班子调整，令狐安榜上无名。

这一晃又是三年了，南州新一轮的市级干部调整又将开始。

本来，令狐安是很有信心的。

一方面，向涛副省长也打了招呼。

另一方面，他自己这三年来也不断努力，南明一书记对他的印象，算是有了180度的转变。

既有天时，又有地利，这个副市长，应该是囊中取物了。

可是……想到这儿，令狐安摇摇头，将烟按在烟灰缸里，道：“我这是忽视了基层哪！”

“事情我也大概知道一点。”

不过，也没这么严重吧？”

陈好向前倾了下身子。

“我原来也这么想。”

可是现在……昨天南明一给我打电话，说市委正在考虑，是不是要……” “南明一自己打电话的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那这事就……不太好办了。”

不过，也别急。

不还没最后定嘛！”

湖东那边的事情做得怎样了？”

既然事情是从基层起来的，那就还得从基层做起。”

“湖东工作不好做啊！”

关键是叶远水……” “叶远水？”

他这样做我就有些理解了。”

按理说你上了，对他也是个机会。”

他怎么……我就有点……” “是啊，是啊！”

人嘛，谁知道他怎么想了？”

正说着，令狐安的手机响了。”

他一接，马上道：“是宏图啊，我在房间，801。”

## &lt;&lt;政绩·政纪&gt;&gt;

你先上来吧，我等你。

” 宏图全名叫刘宏图，是省委组织部县干处的处长。

在组织部，他算是个老处长了。

虽然没有爬上副厅，可是明眼人都知道，他手上的实权，比一般的正厅要强得多。

多年的媳妇熬成婆，多年的处长熬成了神。

刘宏图在组织部，眼看着一任任部长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。

他自己却一直待在处长的位置上，如同一只冬眠的甲鱼，时光好像停滞了。

前几年，他看着别人往上直提拔，心里也急。

这两年，就一点儿不急了。

他心里头装的东西太多了，这是官场上天大的资本。

他得运用资本，来好好地谋划未来。

至于那虚幻的副厅，他乐得让给别人，还能换得风格高的赞誉。

一想通了，心就顺了。

心气一顺，这处长就当得呼呼生风。

全省县干多少？

数以千计。

按百分之十算下来，也是百十多位。

刘宏图就将精力放在与这些县干的沟通上。

果然，这一沟通，刘宏图在县干界成了个手掌式的人物。

县干们到省城，少不得要拜访拜访刘处长。

令狐安与刘宏图认识得早了。

他们认识时，令狐安是向涛的秘书，刘宏图已经是处长。

两个人好像天生就有默契，第一次见面就谈得拢。

令狐安下到湖东时，还特地征求了下刘宏图的意见。

刘宏图说当然得下去，湖东县委书记就是理所当然的副市级。

你不下去，慢慢地捱到什么时候？

令狐安问他：要是下去了，应该会有多长时间？

刘宏图说两三年吧。

可是现在…… “啊，陈大处长也在？”

”刘宏图一出现在门口，就笑道。

他的笑声有些特别，穿透力强。

贴近细看，却是只有声音，没有笑容的。

令狐安站了起来，陈好却坐着。

省直干部们是有规矩的，省委的门头子高，一般不会对省直其他机关的干部主动。

刘宏图在陈好对面坐下，陈好这才开了口：“刘处最近忙吧？”

管干部可是中国最忙的事啊！

” “不忙，不忙！”

哪有你们省委忙！

”刘宏图调侃了句。

令狐安一笑：“你们都忙。”

我可是个闲人啰。

” “你是闲人？”

”刘宏图哈哈一笑，依然没有笑容。

这笑远听起来，相当地好，近看，却是有些让人心里打颤。

令狐安看看手表，正好六点，就道：“我们下去吧。”

” 陈好和刘宏图站起来，三个人出了门上了电梯，直奔四层小餐厅。

到了包间，于者黑已经在等着了。

## &lt;&lt;政绩·政纪&gt;&gt;

于者黑和陈好、刘宏图都见过面，也就不需要介绍。

除了于者黑外，还有肖柏枝，另外还有两个年轻的女子。

令狐安扫了一眼，于者黑就道：“这两位是小肖的同学，正好晚上赶过来，就一道了。

这位是黄小姐，这位是任小姐。

” “好，好。

坐吧！

”令狐安心里早清楚于者黑的鬼主意，面子上却装着才知道，招呼大家坐下，然后道：“还稍等会儿。

还有一位贵宾。

”刘宏图朝陈好望望，陈好正望着肖柏枝。

肖柏枝是令狐安的人，这他清楚。

只是这回，肖柏枝好像比一个月前见到时清瘦了许多。

看着肖柏枝，他就想到燕子。

燕子跟肖柏枝年龄差不多，五年前从大学分到陈处这个处。

一年后，他们成了情人。

上个月，燕子到美国留学去了。

想着，他心里涌出一缕忧伤，赶紧调过头。

令狐安拍拍他的肩膀，轻声道：“自古多情伤离别啊！

陈处长，晚上，我多陪你两杯。

”陈好笑，问：“还有……” “啊！

”令狐安凑到陈好耳朵边，“是向省长夫人闵总。

” “……”刘宏图其实听见了令狐安的耳语。

令狐安看起来是对陈好一个人说的，声音却不是很小，只是象征性地低了些。

向涛副省长的夫人闵慧，现在是省投资公司的老总。

不说是副省长夫人，就是这老总的身份，也是足够分量的。

要细算起来，刘宏图跟闵慧还是大学同学，两个人甚至有一段时间，彼此间还有些朦胧的感觉。

闵慧的父亲是江南省的前副书记，向涛就曾是她父亲的秘书。

虽然后来他们没有什么接触了，但一提到闵慧的名字，刘宏图心里还是有些温暖的。

毕竟那份朦胧的感觉是美好的。

既然是美好的，怎么能不让人感到温暖呢？

他脸上有点发热了，就瞟了一眼令狐安，起身上洗手间了。

等刘宏图回到包间，闵慧已经坐在圆桌的正中位置了。

闵慧的左边留了个空位，显然是给刘宏图留的。

刘宏图也没推辞，就坐下了。

刚才在洗手间，他已经调节了下情绪，因此这时就主动地招呼道：“闵总，不，闵慧同学好！

” “同学？

”令狐安一惊。

” “是啊，我们大学同学。

”闵慧边笑边望着刘宏图。

” “原来……宏图可是没说过啊！

既是贵客，又是同学，今天晚上，宏图可要好好地喝点。

”令狐安说完，陈好道：“宏图啊，闵总当年应该是你们大学最美的女生吧？

” “那……那当然是。

”刘宏图噤了噤了。

令狐安道：“那肯定是。

来，来，我们就……闵总，你看……还有这位叶总。

” “开始吧。



## &lt;&lt;政绩·政纪&gt;&gt;

”闵慧道。

闵慧是江南人，这倒不是指江南省，而是指更小范围的地理意义上的江南。

江南女子，天生就有一种娇媚。

即使现在人过中年，还是能看出江南女子的风韵。

乍一看，很难将眼前这个有几分妩媚又有几分清秀的女子，同省投资公司老总的身份结合起来的。

可是，事实上，江南省大部分干部都知道，闵慧在省投，可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。

她做事干练，行为果断。

甚至，在某些方面，比她当副省长的丈夫还要精干。

于者黑让肖柏枝给大家一人倒了点白酒，闵慧要了干红。

第一杯喝下去后，令狐安道：“难得今天闵总能光临，我先来敬闵总一杯。

”说着，端了满满一杯酒，站起来喝了。

闵慧笑笑，道：“都是自家人了，就不用这么客气。

你要敬，多敬敬叶总。

” “这倒是。

”令狐安马上倒了杯酒，说：“叶总，那我就敬您了。

”叶总看起来年龄比闵慧小，也就三五六的样子。

见令狐安端着杯子，叶总也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别叫我叶总了，就叫我叶天真吧。

我先喝了。

” “那也行。

叶总虽然盘着那么大的房地产公司，可是年龄比我们都小，叫天真亲切。

”闵慧插话道。

“还是叫叶总好。

”令狐安喝了酒，边坐下边问闵慧：“闵总，听说向省长到北京了？

” “是啊，中央党校学习。

也快了，下周就要回来了。

” “向涛省长可是……”陈好举着杯子，也敬了闵慧一杯。

刘宏图一直侧着脸，问令狐安：“南州的班子要调整，这次令狐书记应该……”他这话乍一听是问令狐安，实际上是在问闵慧。

令狐安今天特地赶到省城，而且明知向涛副省长不在省城的情况下赶来，说明他的心情是十分复杂、事情十分紧急。

陈好问这话的目的，就是想挑破了，好让闵慧闵总透点口风。

令狐安一笑，“那是组织上的事，个人服从组织嘛。

闵总，是吧？

” “那当然。

”闵慧接了句。

刘宏图也端起杯子，要敬闵慧。

闵慧道：“我们还得敬吗？

都老同学了。

我们共同喝一杯。

”刘宏图看见闵慧的脸有点微微地发红，朦胧中，还现着几分大学时代的影子。

但整个人却是与梦里偶尔出现的闵慧不同了。

毕竟是时光如水，一个人，再怎么坚持，又怎么能敌得过时光的强大呢？

闵慧放下杯子，问刘宏图：“孩子应该上大学了吧？

” “没有，还在初中。

” “这么小？

” “我结婚结得迟。

” 闵慧睨了眼刘宏图，仿佛叹了口气。

## &lt;&lt;政绩·政纪&gt;&gt;

令狐安看在眼里，笑道：“宏图处长是先干事业、再顾小家的典范哪！来，我敬宏图处长一杯。”

于者黑看酒喝到这份儿上，自己应该主动了。

严格点来说，不是他主动，而是他带来的黄小姐和任小姐。

他向肖柏枝示意了下，肖柏枝等其他人说话都稍稍停了的空当，端着杯子站起来，说：“我来敬闵总一杯。”

闵总可是我们女人的典范！

“哪里敢当？”

闵慧一边说着，一边端了杯子，肖柏枝道：“我就经常听令狐书记提到闵总。”

以后还请闵总多指教。

闵慧是认识肖柏枝的。

有两次，令狐安到家里，都是跟肖柏枝一道。

一开始，她以为肖柏枝是令狐安的秘书，后来知道了其中的道道，她还打过电话，让令狐安注意一点。

说领导干部容易在作风问题上犯错误，而那错误是最低级的错误。

令狐安直在电话里点头。

就在闵慧给他打电话的前一天，湖东县还处理了一个人大的副主任，原因就是男女关系问题。

两个人被发妻抓了现行，告到县委，盖子捂不住了，只好处理。

令狐安也觉得那人大副主任背了个处分有些窝囊。

确实是，一个奋斗了几十年的干部，最后在男女问题上出了事，那是无论从成本还是其他方面来看，都是不合算的。

所以令狐安很快就在电话里向闵慧保证说：我会认真对待的。

请放心！

肖柏枝又一一敬了其他几位。

小黄和小任也都站起来，酒桌上的气氛一下子活跃了。

陈好频频举杯，刘宏图也眯着眼，似乎忘了闵慧。

这当儿，闵慧招呼令狐安，两个人出了包间，到隔壁的小包。

坐下后，闵慧问道：“南明一找了你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这……怎么搞的？”

下面老是不能稳定下来。

“这都是……”令狐安本来想说这都是叶远水在里面造事。

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。

叶远水是县长，一个书记管不了县长，那也是书记的失职和无能。

叶远水是土生土长的湖东人，大学毕业就分到湖东一个镇中学工作，然后一步步地升迁到县委副书记。

在副书记的位子上干了两任，转到县长。

这个人年龄比令狐安大五岁，在湖东的根基，远远比令狐安厚实。

令狐安刚到湖东时，向涛书记就曾告诫他：一定要搞好跟叶远水的关系。

他自己也暗自定了个调子：大事不含糊，小事任他去。

要给叶远水一个印象：我令狐安到湖东，是组织上安排的，我也只是借这地方完成一个程序。

事实上，头一年，他确实是按照自己的调子进行的。

可是他发现：越这样进行下去，他在湖东的日子越不好过。

甚至有些人传闻，令狐安有什么把柄在叶远水手里，不然，一个从市里直接下来的县委书记，怎么比一个县长还弱呢？

这话听第一遍，他一笑了之；听第二遍，他有些不快活了。

听第三遍时，他的调子变了。

## &lt;&lt;政绩·政纪&gt;&gt;

现在，虽然面子上，两个人互相尊重。

但骨子里，谁都知道，两个人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。

这一点，不仅仅在湖东，甚至在南州，都已经成了公开的事实。

既成了事实，令狐安也就彻底放下了，特别是在矿业经济、人事等重大问题上，两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。

其最终的结果是：在这四年内，湖东县委换了三任组织部长。

棒子打不到令狐安和叶远水的头上，就只好由组织部长扛着了。

“向涛走前还跟我谈到你。

” 闵慧从贴身的包里拿出支烟，点上，又道：“现在干部的使用，已经开始向政绩化方向发展。

你得重视！

向涛也是这意思。

要拿出政绩来，不要内耗。

内耗的干部，组织上是各打五十大板，难以重用的。

同时，搞政绩，也不能忘了纪律。

违反纪律了，再多的政绩也无用。

” “这个我知道。

不过，到了基层县一级，政绩难哪！

” 令狐安叹了口气，“特别是湖东，这经济支撑主要靠矿业。

矿业的发展，您和向涛省长都是很明白的。

有限得很，风险也大。

依靠矿业，不仅难以出政绩，有时甚至会毁了政绩。

” “这就是你思维方式的问题了。

” 闵慧将烟灰在烟灰缸里弹了弹，“思维方式要改。

湖东是个能源大县，也就是矿业大县。

矿业现在备受关注。

我觉得就可以从这里入手。

向涛也同意我的观点。

今天晚上我让叶总一道过来，就是想她参与到湖东矿业改革中去。

这要是搞好了，就是最大的政绩。

” “矿业改革？

” “是啊！

不过怎么改，我也没太多想。

你好好考虑吧！

” 令狐安心里清楚，闵慧是个很有思想的女人。

向涛虽然在副省长的位子上，但向涛的很多思想，其实是出自闵慧的脑子。

她在这个时候点出矿业改革，也许就是一条阳光大道。

叶远水那批人，对令狐安最大的不满就在矿业上，说令狐安成了矿书记。

那些上访和举报的，也就是围绕着矿业作文章。

湖东矿业经济，占到了县域经济的三分之二，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。

全县一共有大小矿山七十多座。

而且湖东的矿山都是浅层矿，剥开不到三十米的地表土，就是乌黑乌黑的煤层。

这都是金子啊！

这么容易开采的金子，谁的眼睛看了都会发绿。

因此，分配矿山的开采权一直是湖东权力的核心。

四年前，当令狐安改变了对叶远水的调子后，他召开了县委常委会议，作出了一项决定：湖东大小矿

山的经营，必须由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。

这等于一下子把原来在政府的矿山经营权给剥夺了，叶远水能不气极败坏？

## &lt;&lt;政绩·政纪&gt;&gt;

那次常委会上，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票，来自于党办主任方灵。

也就因为这一票，令狐安在湖东成了个“铁腕书记”。

不过后来的工作实践，让令狐安渐渐明白了，矿业经济已经渗透到湖东的方方面面，成了最大的官场经济。

他也尝试作过一次改革，将全县一百多家大小矿山，整合成了八十家。

规模减少了三分之一，出现了几个像吉大矿业这样的大中型煤矿。

随着与矿业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，令狐安跟矿业老板们也越走越走近了。

走得太近，他有时也有些危机意识。

矿业老板们钱来得容易，出手也大方。

令狐安尽可能地守着底线。

但是，再守，也还是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。

南明一书记就明确地告诉他：举报信中也涉及了大量的经济问题。

经济问题现在成了领导干部最大的问题。

政治错误谁还会犯？

都是受党教育几十年了，不至于那么幼稚。

对于经济错误，令狐安一直在心里有一个底线，那就是不索不要，非特别放心者不收。

可是…… 闵慧将烟蒂放到烟灰缸里，站起来，“你同叶总好好谈谈吧！”

” 2 叶远水刚刚走到办公室，就听见人喊：“老叶，老叶！”

” 他一回头，原来是农委党组书记丰开顺。

丰开顺在湖东算是叶远水的嫡系。

到农委前，他是矿业局的局长，也是湖东最大的最红火的一组局局长。

这人行伍出身，性格直。

做矿业局局长时，得罪了不少开矿的老总。

到了农委，情绪很大。

前两年基本上不太上班。

后来还是叶远水劝了几次，才勉强天天到办公室伸下头。

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，丰开顺又突然活跃了。

他联络了一批老干部，还有一些矿业的老总，不断地给叶远水吹风。

目的只有一个：湖东矿业经济到了危难的时候了，再不动，就要出大事了。

叶远水是希望看到丰开顺的。

进了办公室，丰开顺没等叶远水坐下来，就开口了：“叶县长，这是我最近同几个矿业老总整理的材料，你看看吧！”

” “材料？”

” 叶远水瞥了眼，他没有接，而是问：“整材料可不是什么好的行为。

又不是什么大事，怎么搞得像特务似的。

这不好。

” “人家做都能做得，我为什么不能整理材料？”

何况我这材料也只是给政府作个参考。

具体事实当然还得上面来查。

我跟人大的任泽刚主任也汇报了，他也支持我。

只是我人微言轻，要是叶县长真的能……那可就是湖东矿业的大幸了。

” 丰开顺脸上有一道疤子，据说是当年对越反击战时留下的。

他说话一激动，这疤痕就开始发红，红得有些醒目，也有些疼人。

他继续说：“令狐安在湖东一手遮天，要是你县长都不出来说话，谁还敢说？”

我可听说他要到市里去了。

把湖东搞成这样，自己得了个盆满钵满，就轻松地走了？

我不服气。

## &lt;&lt;政绩·政纪&gt;&gt;

要是你叶县长不出面，我跟那些老干部还要到市里去。

我就不信……” “不要说了。

老丰哪，看问题要长远些。

说话要慎重些，不要随便给人扣帽子。

”叶远水虽然脾气躁，性子急，但毕竟是政府一把手，在处理问题时，还是比较稳重的。

他想看到丰开顺细水长流，而不是那种竹筒倒豆子——倒完就算了。

更重要的，丰开顺现在针对的，不是一般的人，而是湖东县委书记令狐安。

县长跟书记拧起来了，这本身就很危险。

如果再…… 五年前，令狐安从市里下到湖东来担任书记，对当时任县委副书记、县长的叶远水，既算是也算不得是个打击。

令狐安不来，他应该可以接任书记；令狐安来了，他就得继续当他的县长。

令狐安下来，明摆着是镀金的。

叶远水因此也就没太在意，即使有点想法，也藏在心里。

他想好好地配合令狐安，做好湖东的工作。

县委和政府的关系历来微妙。

按理说如今讲究党政分开，但党政结合得最紧密的一级政权，恰恰就是在县一级。

县委书记讲的是政治，政府要的是民主。

但民主也必须集中。

这种集中，最终就体现在县委的常委会上。

叶远水和令狐安的决裂，也就是那次关于湖东矿业改革的常委会。

在那次会上，政府失去了对湖东矿业的行政调节权。

令狐安的理由是进一步加强对矿业的宏观指导，湖东是矿业经济占主体的县，县委、政府就必须将工作中心放在矿业上。

这理由十分得体，虽有干预行政之嫌，但常委会还是以绝大多数赞成通过了。

叶远水在力争甚至骂人之后，保留了个人意见。

但从此，他与令狐安的关系，就像沉在水里的冰山，裂开了缝隙。

随着时光的流淌，这缝隙越来越大。

叶远水自己也感到，已经到了断裂的时候了。

他也曾仔细地衡量过：令狐安到底会在湖东待多久？

如果真的像令狐安自己期待的那样，很快就能到市里去，那么，叶远水再撕破脸皮，一点意思也没有，而且，还有可能影响到下一步自己的升迁。

党、政一把手的矛盾，是官场公开的矛盾，关键就看是不是有人愿意稍稍让自己处于下风。

一刚一柔，才有可能搭配出好的班子。

两者皆刚，则充满火药味；两者都柔，工作就处于瘫痪。

对于党、政一把手的矛盾，上级大多数时候也只是劝导和适度的教育。

闹得实在不像话了，则是各打五十大板。

叶远水不想让五十大板打在自己身上，因此这几年一直忍着。

政府内其他的副县长，有时也发牢骚——本来是政府的事，怎么就成了常委会的事呢？

这不明明是党政不分吗？

叶远水听着，也只是笑笑。

一来他无法解释，二来他也私下里希望副职们这火气烧得更旺些。

只有大家的火气都上来了，他才有更充足的理由，才有更广泛的基础。

丰开顺递了支烟给叶远水，“我这是扣帽子？

不是啊！

叶县长。

”他突然压低了嗓子：“我已经联系了一些矿的矿主。

东西都在这儿，我既然做了，就负责任到底。

## &lt;&lt;政绩·政纪&gt;&gt;

叶县长要是不去市里，我带着这些矿主和老同志去。

“啊，这……这不好吧？”

叶远水笑着问。

“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我总觉得不好啊？”

是不是要先给令狐安同志说一下？”

“给他说一下？”

那岂不是……好了，好了，叶县长不问，我自己去吧。

丰开顺将烟蒂狠狠地扔了，转身就要出门。

叶远水喊道：“老丰啊，不要那么冲动。”

你先将材料留我看看。

丰开顺回过头，将材料放在桌子上，一边往出走一边道：“我们下午就过去。”

叶远水张着嘴还想说几句，丰开顺已经走了。

叶远水最近很少上班。

一来是身体确实有了些不好的反映，经常头晕。

医生说是严重的颈椎病，一定要卧床休息。

从十几岁读师范，叶远水一直认为自己的身体是最好的。

虽然出身贫寒，但寒门往往最能锻炼人，也能强健人的体魄。

快三十岁时改行搞行政，他的接触面广了，事情多了，应酬也连续不断。

日积月累，就在这机器一般的运转中，终于在某一天早晨，他发现起床时脖子僵直，手脚发麻。

有时稍稍低头看会儿文件，就如同怀孕了的女人一般，想吐。

妻子说：这大概是男人的更年期到了吧？”

他摇摇头。

他知道自己，是身体的机能出问题了。

到医院一查，果然是严重的颈椎病。

医生说再不休息，再不治疗，人就要废了。

人废了不打紧，可是……妻子嚷道：都是这些年当官惹的病。

当官当官，连身子也卖了。

到头来，还在县长的位子上卧着，像只熊一样。

叶远水明白妻子的心意。

要说当官没什么，那是假。

因为做行政，叶远水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

他是县长了，无论是精神上，还是物质上，与从前的那个小学老师有着天壤之别。

在湖东，叶远水自信自己的政声还是不错的。

古人说：政声人去后，是说一个当官的，只有在离开了原来的岗位后，才能让人看到他真正的政声。

也就是说，那样的政声，才是真正的政声。

身为湖东人，叶远水想干事，而且也必须干事。

虽然他也遵循着官场的一些规则，甚至，他也享受着因为身处官场所带来的优越，但他以为：在内心世界，他即使不是一个最清廉最能干的好官，也绝不是一个被规则全部同化了的糊涂官。

比如对湖东矿业，他就有着许多个人的想法，可是……这样就带来他不太上班的原因之一，那是因为精神上总是有些舒展不开。

到了政府，有些想干的事，干不了，不想干的事，却一件接着一件。

应该说第一个县长任期，他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。

第二个任期，一切因为令狐安和常委会的决议，他的县长经历发生了重大的质变。

政府不再进行矿业的决策，但又不得不过问矿业的生产和安全，这显然是责任大于权力，是一种责权利的不对等。

政府分管矿业工作的副县长蒋流，就不止一次地抱怨：这县长怎么当？

## &lt;&lt;政绩·政纪&gt;&gt;

没法子决策，怎么能管理？

最终的结果是：大部分矿业的老总们，从原来的跑政府变成了跑县委。大的矿，像吉大，像永恒，老总们经过政府的门前，车子也不再停了。他们的目标是县委那边，是常委们，甚至是令狐安书记。

秘书赵力进来，问：“叶县长，下午的会议参加不？”

“下午的会？”

“什么会？”

“关于冬季矿山安全生产的会。”

另外还有这正在下的大雪。

抗雪灾工作要布置。

鲍县长主持。

“赵力答完，叶远水道：“那我就不参加了。”

我在办公室坐坐，等会儿还得到医院。”

“赵力说那我去告诉鲍县长。”

叶远水点点头。

副县长方自达探着头道：“远水县长在嘛，正好有点事。”

方自达年龄不大，在政府班子里，除了左胜男，他是最小的，今年也刚刚四十一岁。

当副县长前，他是副县级的湖东一中校长。

再之前，他是南州市教育局的办公室主任。

他的空降，也开创了南州市教育系统直接空降干部的先例。

当然，也可能是最后一个。

方自达本身就是湖东人，他的老岳父退下来以前，任南州市委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。

临退时，将女婿调到湖东一中，一是解决了副处级，二也是争一个基层工作的经历。

因为这样的背景，方自达在政府班子里，角色十分特殊。

大家都知道他在湖东只是一个过渡，因此，也不太计较与他争权。

他自己也是，一般情况下，按照分工做着工作，平时没事，回到市里，与一班朋友们热闹。

“啊，在！”

“叶远水走到窗子前，打开窗，冬日的阳光照射进来，办公室里呈现出一片花白。”

“远水县长，身子好些了吧？”

“可不能太累了。”

“人不是铁啊，到头来，只有身体是自己的。”

“其余都贡献了。”

“方自达不抽烟，但却递了支烟给叶远水。”

叶远水点了火。

叶远水是湖东有名的烟枪，外面有人称呼他“湖东一号”。

这个人不太喝酒，一喝酒脸就发红；然而一拼起酒量来，半斤八两也能扛着。

最特别的是烟。

据民间消息，叶远水在改行搞行政之前，是不抽烟的。

当了官后，随着职务的一步一步升高，烟瘾也就越来越大。

高峰时，发展到一天三包。

中途，他曾不下五次正式宣布戒烟。

结果很明朗，全部以失败而告终。

五十岁生日时，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回湖东，给他下了条死命令：每天的抽烟量必须控制在一包之内，否则，将取消其父亲资格。

女儿的话，叶远水还是得听的。

苦捱了两个月，在多方通融之下，改为两天三包烟。

## &lt;&lt;政绩·政纪&gt;&gt;

每天早晨出门前，妻子会执行此项任务。

其实，叶远水心里清楚：怎么可能就两天三包？

除了自己口袋中的烟之外，他接了多少烟？

如果按每支烟缩短五秒生命计算的话，他至少也被缩短了好几个月了。

既然都缩短了，那就不如……吸了一口烟，又使劲地咳了下，叶远水才开口说：“刚才不是说有事……”

“啊，是有事。”

方自达笑着，“我有个同学，师范时的同学，就在湖东大平镇中心学校。

我来这几年，他一直也没找我。

最近和别的同学说了，想调到一中来。

这涉及编制，我想请远水县长看看，能不能……”

“这……”叶远水抬起头，“教师编制是一刀切啊！

你分管教育，应该知道。

“就是嘛，所以我想，要么就干脆改行吧，到教育局教研室。

”方自达显然先已经想好了，调到学校只是一个帽子。

“教研室？

这事我记着，等等再说吧。

”

“那好。

教育局那边我已经做好工作了。

只等着远水县长同意。

”

叶远水点点头。

方自达离开后，他关上门，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。

他的办公室在政府大楼的三层，靠最西头，而且是一个转角位置。

从大楼过道里乍一看，是看不到他办公室的门的。

中间还隔着一道全封闭的木门，进去走上十来米，才是县长室。

这里安静，只要叶远水愿意，一般情况下，一般人是很难进来的。

他闻了闻茶香，又扭了扭脖子，他好像听见颈椎里“嚞嚞”的响声了。

这响声让他有一种颈椎要断了的感觉。

扭了一百下，脖子似乎舒服些了。

他拿起电话，先是打了方自达的办公室，说那事就先定了吧，你跟教育局通个气，编制在全县范围里

调剂。

方自达说那就谢谢远水县长了。

叶远水放了电话。

方自达不是一个轻易就给人办事的人，他既然提了出来，就必得有办成的信心。

都是县长之间，何必弄得……何况作为一县之长，他的工作靠的就是这些副县长。

方自达在市里关系强大，这点也不得不考虑。

他来给县长请示，其实是变相的通知。

其实事情早已弄好了，只是要获得更加合法的手续罢了。

赵力进来，放下一摞子文件，看着叶远水正发呆，也没说话，就退出去了。

雪在飘着，今年的雪来得早，而且大。

叶远水想了想，像这么大的雪，在湖东已经有十几年没下过了。

透过窗子，雪已经在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。

鲍书潮正组织相关部门开会，布置抗雪工作。

湖东的干部还是能战斗的，只要政府组织了，就能很快地行动起来，且能见成效。

叶远水经常有一种感觉：大部分干部都是想做事的，而且都想做好事。

可是，这样那样的环境，往往就制约了干部们做事。

特别是乡镇。

去年，湖东县开始了乡镇机构改革，将全县四十个乡镇合并成了十八个镇。



## &lt;&lt;政绩·政纪&gt;&gt;

机构少了，人却没少，这也是历年来机构改革为什么老是不成功的原因。

机构改革的关键是人，人不减少，机构减了，就更加人浮于事。

每个镇的干部都达到了两百多人。

虽然向省政府提交的名单中，只有完全符合定额的八十人。

但其余的人，你能怎么办？

硬性减，会引起社会事件；劝导，谁会放弃这不冷不热的干部饭碗？

去年的改革，全县自动辞职的，三个人。

说起来，简直就是一个讽刺，这三个人中，一个长年在在外，给一家外企打工；一个在拿了辞职金后两个月后，考研走了，说明白点，就是改革给他交了一笔学费；还有一位更玄乎，办理辞职手续时，人已经在医院里没了呼吸。

每个镇两百人，看起来庞大，可是做起事来，却是找不着承办者。

大的镇，仅党委政府班子，坐起来就有三十人之多。

一项宣传工作，会有五个党委委员分工。

这工作怎么做？

又怎么能做好？

省一级对外宣布乡镇改革成功了，人员减少了多少多少；可县一级知道，人是基本没少，只是少了向上报的数字。

省级财政从此按县级上报数字核定人员经费。

这样，县级又背上了一笔沉重的包袱。

县级还得解决在省里看来早已被改革了的那部分人的人头经费。

县级难，镇一级也跟着难。

镇长往往到任半年，镇机关一半人还不认识。

干部们工作，无非是图个名，或者得个利。

现在，名，难说；利呢？

也难。

提拔的空间越来越小，甚至没有。

那就浮着吧。

浮着，这已经成为镇级干部最显著的特征。

不能只怪他们啊，叶远水叹了口气。

这半年来，叶远水的时间可以分为三个三分之一。

三分之一在上班，三分之一在家里，还有三分之一在医院。

胆囊炎和息肉，让他时常疼痛。

而颈椎问题，让他难以安静。

人一病了，思想就开阔了。

早些年，叶远水也是有很大的抱负、很高远的理想的。

他拼着命地融入到了官场之中，成了一个只知转动而不知休息的官场铁人。

可现在……老病方知人生短啊！

叶远水在这半年所思想的，也许比他的前半生还要多。

当然不是往空里想，而是往更真实与更沉重的方向想。

想着想着，安静的同时，他竟有些心痛了。

雪从高处落下。

再纯洁的雪，到了地上，也会很快融入泥土。

在融入的过程中，雪也许就变成了另外一种物质——纯洁不再，天性消失。

叶远水收回目光，办公室里开着空调，他的脸有点微微地发烫。

门开了。

鲍书潮拿着笔记本，进来道：“远水县长，抗雪的事都布置了，具体由蒋县长负责。

我原计划马上到省城，然后到北京，有个招商项目要过去跑一下，现在看来也得晚几天了。

## &lt;&lt;政绩·政纪&gt;&gt;

” “好吧，你晚几天去吧。

”叶远水点点头。

鲍书潮回过头，很关心地问道：“身体好些了吧？”

不行，就再休息吧。

身体要紧。

不过我看，气色好多了。

” “是好多了，从下周起，开始正式上班了。

这一段时间，辛苦你了。

”鲍书潮是常务副县长，县长不在，他理所当然地主持政府工作。

所以叶远水说他辛苦，也是应该的。

鲍书潮笑着，说：“辛苦谈不上。

远水县长上班，我就轻松了。

”叶远水点了支烟，鲍书潮上前问道：“听说令狐同志要走，远水县长这次应该……” “啊！”

”叶远水抬了下头。

鲍书潮又道：“远水县长早就应该解决了。

迟来的春天啊！”

”叶远水又望了眼鲍书潮，猛然道：“矿业上有些老总正在向市里反映问题，你知道吧？”

”鲍书潮一愣，马上道：“听说了。

但不清楚。

”又问：“他们反映些什么呢？”

湖东矿业经济不是很好吗？”

” “是吧？”

很好？”

我看不太好啊！”

”叶远水将杯子重重地放在桌子上，稍后又道：“好，不说了。

你还要到北京，走吧。

”鲍书潮有些疑惑，但还是道了再见出了门。

叶远水心想：说到令狐，你……唉！”

鲍书潮是令狐安的人，这一点，全湖东官场都清楚。

政府的常务副县长，角色微妙。

书记要办的事，往往并不是通过县长，而是通过常务副县长来落实。

书记的指示，也是通过常务副县长来传达。

常务常务，成了党委和政府之间的一道桥梁。

会办事的常务，既能自如地应付了书记，又能巧妙地照顾了县长。

鲍书潮当常务前，是副县长。

论能力，还是比较强的，但论人品、官品，就不是太能让人恭维的了。

叶远水是用之，而不深信之。

在讨论常务副县长人选时，叶远水力推的是蒋流。

而令狐安则坚持鲍书潮。

在最后决定前，市长匡亚非打来了电话。

叶远水一直怀疑匡亚非的电话是在令狐安的要求下打的，目的就是借着市长的名义来压一下他。

匡亚非是令狐安的老领导向涛临走前提拔起来的，跟令狐安的关系也是不一般的。

只能说，鲍书潮在关键时刻找到了关键人物。

而蒋流则……不过，叶远水大脑里明明白白。

以鲍书潮的个性，令狐安也仅仅是他需要的一只棋子。

表面上，鲍书潮对令狐安是言听计从，但内在里，到底听了多少，天知道！”

<<政绩·政纪>>

在湖东矿业经济上，除了令狐安，就是鲍书潮。

但叶远水看得出来，一旦有了大事，鲍书潮总站在令狐安的身后，而不是挺身而出。

丰开顺上一次就提到：鲍书潮在部分矿上，有股份。

数额相当的大，甚至超过了令狐安。

前不久，市里就有人告诉他，鲍书潮正在活动，想调离湖东。

叶远水觉得，这是鲍书潮的脱壳之计。

在湖东的矿业经济中陷得太久了，他再不抽身，也许就会葬身其中。

及早抽身，明智之举。

而且，依叶远水这么多年的政治经验，鲍书潮应该是想在令狐安离开湖东之前，自己先离开。

这样，即使出现“一离任即出事”，也还是有令狐安挡着的。

有令狐这样一个几乎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在前面，鲍书潮才能真正地定下心来。

<<政绩·政纪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